

五周年刊

2024年6月13日 星期四	主编:周璐 美编:陈昌 版式:邱巍 责校:洪洵
----------------	----------------------------

1

第一个生日。来到世上的日子,就是我们通常在各种表格中填写的出生日期。

人的生命,受之父母。将从娘胎中分离的日子作为生日来纪念,作为自然人生长的起点,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其实,这不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准确日子,这个世界有了我们,是在这之前的10个月。“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所以我们南方人的年龄有两个,一个是虚岁,一个是足岁(周岁)。所谓虚岁,就是人一生出生就是一岁了,每过一年再长一岁。如果一个人在腊月出生,那么在春节后的正月里还没满月,就可以说今年两岁了。这么说,如此虚岁计龄是有足够科学依据的,这才是你来到这个世界的真实的时间。因为精子和卵子结合,经过母体中10个月的演化生长,才可以脱离寄生的母体,作为肉体的个体独立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人出生时,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活了10个月。这样计算人的实际年龄不是更准确,更有意义吗?

父母给了我们生命,那是3900万分之一的精子最终战胜同伴赢得的机会,这让我们对父母给予我们难得机会来到这个世界一遭感到无比的珍贵。有多少个难以称为“兄弟姐妹”的他们最后没有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一享尽性化育,经受阳光雨露,目睹斗转星移,见识大千世界,经历人世沉浮,这是多么大的遗憾啊!我们每个人都感恩自己的父母,当然要特别感恩伟大的母亲!10个月寄居母体,母亲在人生的爬坡期经受了无比的沉重,与我们朝夕相处,日夜相伴,为我们营造了最好的生存环境,提供最好的营养,呵护着我们生长发育。脱离母体后,人生中再也没有这样为你遮风避雨、全力哺育又生死相依的庇护者了。但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我们大多看不见,足岁计龄多少体现了这种遗忘。

我们日常感恩的,是说每一个生命诞生后,都笼罩在父母无限怜爱的目光里,他们永远关注关爱着这个小生命长大、成人、远行。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高中语文老师在全班宣读同学范文中的句子:“每天早上,母亲都倚在门框上看着我背着书包上学去。”永远不理解,有的人与父母反目成仇,只为一己之利之念,这是怎样的禽兽?永远不理解,有的人不顾父母的撕心裂肺,由于某种遭遇抛下父母离开人世,这又是怎样的无情决绝?

话扯远了。我现在身份证上的阳历生日是从阴历改过来的,这里还有个小故事。早年,我所有档案里的生日都用阴历。后来上大学,一次在校内新华书店发现了一本万年历,快速翻到自己阴历生日那页,查出了阴历生日对应的阳历日期,自此,心里滋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自己过去错过了生日。那是各种社会思潮泛滥的上世纪80年代。是我觉得阴历生日土气吗?也不完全是,反正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在后来办第一代身份证时,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填上阴历日期,直到多年后一次身份证丢失,我到派出所补证才改用了阳历生日。那时互联网刚刚在国内使用,还没有全国人口户籍数据库。补证时,心中那万年历的声音一直在提醒我:把生日换成阳历吧,那才是正宗的呢!于是,我在派出所纸质的个人情况信息登记表上就把日期改为阳历了。当我惴惴不安地把登记表递给年轻漂亮的女公安时,她扫了我一眼,好像还将登记表信息和集体户口卡片核对了下,就顺利通过了审查。毫无悬念,也没有周折,我的生日就变成了阳历的了。我敢打赌,我们村绝大多数后来在大城市打拼的人,身份证上使用的还是阴历。回想起来,在潜意识中这大概意味着经历了成年礼的已与过去的自己要有种决绝切断的意思,个体是这样,群体和社会发展中多少都可以看到这种“割袍断义”的行为。

不过,人算不如天算,阳历生日也给我带来一些麻烦,直至今日。我的身份证号与一位来自四川的小伙子完全相同,在国家建立覆盖全国人口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时,据说发现全国有几百万人身份证重号,作为身份唯一识别码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我荣幸名列几百万之中。一次,朝阳区东四派出所所长自带队来到位于菜市口我谋职的单位,苦口婆心解释“一人一号”的重大意义,赞扬我政治觉悟高,有大局观。我十分体谅所长的苦衷,便在改号的文件上签字确认了,只是我后来多次在办理有关银行等事务时,反复遭遇了不少“苦难”,这是后话了。

2

第二个生日。上学的日子,是精神出生的日子,从此我们渐渐由懵懂无知的顽童成长为知书达理的翩翩少年郎了。上学读书在老家叫“发蒙”,对个人叫启蒙,对社会叫启蒙,一个意思。古代蒙学读物《声律启蒙》用的也是这个词。实际上,我很长时间一直没有真正理解这个词,直到工作多年后的一次奇遇,才让我了解这个词的深意。那是在牛市大街北口,一位中年男子走过来和我说话,我以为是要问路,便停下脚步,谁知他低声细语问道:“你是否要了解天主?”——啥意思,要向我布道吗?突如其来的一问让我愣住了。我反问:“天主教讲的是什么?”“是启蒙。”“《圣经》说上帝创世,难道在公元前(基督降临前),世界就不存在吗?”“那是一个蒙昧的世界。”

一番对话,看似和风细雨,实则火花四溅,然后彼此各奔东西。

我自然是信天主基督的,只是自此明白,肉体的出世是第一次出生,精神的出生才是真正的出生。精神的出生,让人有了灵魂,这靠的是“发蒙”,就是上学。“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是这个道理。老师让我们重生,课堂、书本让我们脱离兽性,远离愚昧,进入到文明的世界里来。这样说来,将教育制度化是人类发明中的一项伟大的发明,义务教育制度是人类创造的伟大制度,它让人种得以更好延续、文化得以发扬光大、文明得以永续传承。不过,慧根高低决定了你何时可以“开窍”及“脑洞大开”的程度。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诚哉,斯言。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我们遇到的每一位好老师都是我们的“仲尼”,将什么样的大词献给教师,都是一点都不为过的。教师给你打开了走向文明世界的窗户,让你脱离蒙昧、清醒自在地活着。我们要永远记住给自己启蒙的老师,他们是再生父母。

3

第三个生日。这是喜结连理的日子。结婚意味着什么,真难以一言道尽,但这也一定是人的再生日,因为,婚前婚后的个体是不一样的,夫妻彼此重塑了对方的人生。这里姑且用三句话来概括婚姻:起于两情相悦,成于责任担当,终于举案齐眉。

当你遇到心仪的另一半,那份激情似烈火闪电,可将自己烧尽,其实那是自然魔力的驱使。估计自古以来最美的诗歌百分之六十以上是赞美爱情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戏曲、小说、电影里都有浪漫或凄惨的爱情故事。《诗经》开篇就是“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让多少痴情人春夜无

有回忆才是完美人生

端午节前,叔叔回汉省亲,我发现,曾经意气风发干脆利落的刚强男人开始絮叨往事,叔叔还请我帮忙寻找几十年音讯全无的发小。这位发小祖籍上海,早已离开武汉,辗转回到湖北襄阳工作。叔叔向我说起他们读书和下乡的故事,但信息量少之又少,我离襄阳三百多公里,发小是否在襄阳也不得而知,如何在茫茫人海帮叔叔寻友?看着老人期盼的目光,我不忍拒绝。于是,抱着渺茫希望向襄阳作家谢伦求助,不想身在广州的谢兄热心地接下了重任,说尽力而为。这句“尽力而为”并非虚言,经谢兄及他的朋友四面八方的联系,竟有了发小安好的消息,叔叔听闻,激动得一度哽咽……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回忆才是完美人生。我们在回忆中找寻曾经的自己,在回忆中感悟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回忆,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成长轨迹,感悟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回忆才是完美人生。我们在回忆中找寻曾经的自己,在回忆中感悟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回忆,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成长轨迹,感悟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为人父母的快乐其实是自己陪着孩子在世上重走了一遭。人们总希望长命百岁,哪怕为能多活几天,也动用了很多心思,求神拜佛也好,给医生塞红包也好,打鸡血、练神功也好,其用意莫不如此。生活中常见,有些遇到了大病的人,为了生命能够多延续几年几个月甚至时以日计不惜动用血本,直至倾家荡产,吃尽苦头,最终命财两失,这种对生命长度不计成本的追求令人扼腕。如果仅讲经济动物的功利性,养一个孩子,与其一出生成长,她会让你再活一次,你就像同时在20余年后的平行时空中再生了一次、再走了一趟,这何其值得。这种行走,能给我们上三堂课。

第一堂课是自己此生的二三十年后的平行生活。人生也有涯,长命亦不过百岁。有生物学家说,生物的寿命是其性成熟的6倍长度。对于人来说,一般18岁性成熟,百岁正是其大限终点。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类有太多的文字对这一大限的存在表示遗憾和无奈。不过,如果生一个孩子,就是将这种百岁的经历平行复刻出一组来,人生就是百岁的倍数,其实际意义与人的生命延长无异,一辈子活出了二三辈子。比如,家长通过孩子,知道20年后的社会流行什么歌曲,大家爱吃什么小吃,追逐什么明星,聊爆什么话题,哪里有网红打卡地,哪天有打折网点销售……色彩缤纷的生活,是孩子在带着自己紧追慢赶,一步不曾落下,自己心态也保持着年轻。仅有的能够达到同等效果的是读书,在此不提。

第二堂课是生命的塑造。常见人说,自己这辈子没啥出息,唯有这个孩子是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我是不大认同借助儿女实现自己难酬理想的,但是客观上,几乎所有的儿孙不仅继承了长辈的生物基因,性格、兴趣、爱好,待人接物方式,职业婚姻选择,危机公关处理等等方面,都从长辈那里得到了文化基因的传承。生活中常见这种现象,一个孩子有比较大的坏毛病,如果细细地观察分析,一定会从父亲、母亲身上或双方关系中找到原因,几乎难有例外。所以,发现、克服自己的缺点,成为孩子日常生活的榜样,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是孩子在督促自己成长。还有,在孩子成长中父母精心提供各种环境和条件,付出难以言说的心血和苦楚。对于父母来说,这也是人生的第一次,特别是在抚养独生子女的时代,父母难免有试误纠错的机会,所以,为人父母也是在跌跌撞撞中成长的。

第三堂课是爱的教育。“家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如此温情的霸道话语,几乎成为共识,这份爱是营造家庭幸福的一种美德体现。父母的伟大正是产生于对成长中的生命用爱来塑造,“虎毒不食子”“纸抵情深”“父爱如山”“无父何怙,无母何恃”“游子身上衣”“老母一百岁,常念八十八儿”“暗中时滴思亲泪,只恐思儿泪更多”,使父母成为子女心目中最伟大的人。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天下最伟大、最无私的爱。嫉妒是人性的弱点,古今中外,无处不在,但是,极少有父母对子女取得的成绩产生嫉妒,反而是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超过自己,孩子取得的成就越大,父母越高兴、越自豪。记得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大学座谈会上,一位江西的同学讲过这样的故事。他家在江西革命老区,交通闭塞,村民生活窘迫,他是村里第一位来北京上大学的,父母自然觉得无比荣耀。荣耀是需要借助物质来呈现的。一位女同学是部队子弟,江西同学便请这位女同学买了一件军大衣寄给了父亲,老父亲穿着军大衣,从村头走到村尾,见人就介绍大衣的来历。当时觉得这位父亲太过招摇了,但今天自己也到了这位老父亲的年纪,可能也常有这位父亲一模一样的幼稚举动。这些显摆的背后,是亲情真切流露,是对自己孩子哪怕一点点成绩的骄傲宣誓,骄傲中深藏着浓浓的爱意。爱,是链接长辈和下一代之间的韧性纽带,父母施之于子女的反哺,也形塑着父母健全的人格,丰富了父母完满的人生。

5

第五个生日。是确立人生信仰的日子。肉体凡胎,终不过是人间俗物;穿过滚滚红尘,终要在信仰的大地上栖息,这就是信仰的意义。

人,是群居的动物,又是有意性的高级动物,确立人生信仰,个体渺小的生命融入了浩大无垠的事业,人生由此更加广博、厚重、醇绵;但也因此戴上了镣铐,人生步履亦更加沉重。信仰也会计算年龄,产生后它也会生长,有的会迁移、畸变,但经常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愈长愈加坚硬。生命是可以寄托的,最好的托付就是托付给信仰,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和魅力。坚定的信仰一旦诞生,在信仰成长的日子,它会爆发出石破天惊的伟力,创造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业绩。

古今中外有无数的人为信仰生死。17世纪殖殖美洲的清教徒,无法承受英伦岛国宗教环境,漂过凶险万丈的大海,在茫然无知的新土地上创造新生活,这需要怎样的勇气。不过,为自己的信仰在美洲大地对原住民残暴掠夺杀戮,这与生而平等的信仰背道而驰,又是何等的讽刺。俄国十二月党人,这群贵族青年军官和知识分子不认同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为理想的社会最终选择了苦寒的流放之路,现在还记得初次见到伟大的油画《弗拉基米尔之路》对自己心灵产生的巨大冲击。

中华大地上为信仰献身者不可胜数。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成为中华文化史上为信仰献身的童年标签。历数下来,无数信仰者都是坚持信仰,走过长短不一的人生。齐太史三兄弟前赴后继,就是为了维护史官书写历史的信仰。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就是为了维护君臣大伦的信仰。幽幽广陵散曲尽尘世,繁华落尽,那是嵇康穷途末路,对傲人风骨和魏晋气节坚守的信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关心”是对生生不息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仰。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是一曲最动人心魄的悲壮的长歌,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江竹筠、瞿秋白以及无数怀抱信仰的志士仁人,留下英名和默默无闻的,都挥洒热血坚守着自己不变的信仰。家书在家人间传递信息最能表达真情,由中国国画出版社的《红色家书》、人民出版社的《信仰的力量》、中共党史出版社的《英雄儿女——志愿军家书》,其中都有催人泪下的儿女情长,有精忠报国的深情表白,有对生养在这片土地上的无限眷恋,有对伟大民族奋发崛起的殷切期盼,是一片博大无垠的深沉的爱的海洋,它们汇聚在一起组成了对国家兴盛的坚定信仰……

有信仰的人生是不容易苟活的,确立了人生信仰,人不是再生,而是永生了。

生日,是人生起点,是从零到一的开始;是节点,是漫漫人生路中一次次小憩;是对起点的回望,是对终点的展望。生是向阳的,给人以希望,但生的过程是痛苦的,是人生八苦的第一位;生也是遗憾的,每生一日,离死亡之日愈近一点。人生的美好和珍贵正有这样的复杂性,才显得如此色彩斑斓、瑰丽壮观。

儿时不知生之艰,向死而生是破生死局的法门。将送别之筵吃成重逢的预演,将人间悲剧看作欢乐颂歌,不忧不惧,不枝不求,笑对人生,过好每一个上苍赐予的生日,是人生应有的态度。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同学聚会,曾戏言怀旧是开始步入老年的倾向。如今想来,有“旧”可怀念未尝不是一种幸福和人生的资本?

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说:有回忆才是完美人生。他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探讨了回忆与人生的关系,普鲁斯特认为,回忆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更是对人生的一种丰富和充实。通过回忆,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成长轨迹,感悟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也因此,一直认为人只有一个生日的我,经历懵懂,经历青春,经历婚姻洗礼和生死别离后,读懂了丁巳绣的《五个生日》。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回忆才是完美人生。我们在回忆中找寻曾经的自己,在回忆中感悟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回忆,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成长轨迹,感悟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回忆才是完美人生。我们在回忆中找寻曾经的自己,在回忆中感悟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回忆,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成长轨迹,感悟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那天,我跑过了长江

□张文龙

在汉口感受里弄的市井和租界异域风情,在汉阳品味知音文化和鹦鹉洲的诗意,再穿越万里长江第一桥,在武昌瞻仰黄鹤楼,跨越沙湖大桥,一头扎进东湖绿道的大美景致中……我一直认为,汉马是世上最美的马拉松。

因此,当中签2024半程马拉松的消息传来,我既喜又忧。喜的是多年来的梦想终得实现,忧的是我恰好面临工作变动,正是焦头烂额之时。雪上加霜的是,天降大雪,我骑电动车又摔伤膝盖。虽然并不严重,但医生告诫我,最好不要参加汉马了。朋友也劝我,开赛前一个月摔伤膝盖,就是老天爷不让你参赛,那还去干吗?

我犹豫了。去,还是不去?去了跑,还是不跑?跑了是坚持跑完,还是中途放弃?原本轻松的汉马,陡然沉重起来。我甚至想,这种情况下,若坚持完赛就能证明我的意志,进而改变当下困境,影响今后的生活;如果放弃,以后会容忍更多放弃,就像推倒多米诺骨牌,弃赛最终会成为我失败人生的导火索。

揣着如此想法,3月24日清晨,我忐忑地站在了汉马起点。队友尘土早候在此。沿江大道上站满了人,大家兴高采烈,有的扭腰,有的踢腿,有的热切讨论,有的激烈争辩,个个脸上洋溢着快乐,这让我的情绪也渐渐高涨起来。

天空依旧阴沉,仿佛要滴下雨来,我的心情却不再阴沉。

直升机在头顶盘旋,它每次从头顶飞过,下面总是响起雷鸣般的欢呼声。如果从直升机关往下看,可以看到沿江大道被密密麻麻的黄衣衫所占据,大家群情激奋,等待着发令枪响起。

枪响了。我没听到,但人们都这样说。又等了一会儿,前方的人墙撤走了。我夹杂在人流中,向前走了一分多钟,步伐快起来,继而小跑起来。我才发现,领跑的志愿者已经不见了。再抬头看时,我已跨过起点的拱门,踏上了真正的赛道。

两边挤满了前来助威的市民,“武汉,加油”的声音此起彼伏。还有人穿着盛装,敲着锣鼓。原本,我打算先跑一段看看,不行的话就步行,再不行的话就上救援车。因为在赛前几天,我曾在沙湖试跑过一次,超过两公里膝盖就疼痛难忍。然而,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加油声中,我哪好意思停下来,这样从沿江大道右转一元路,再转中山大道,一直到武胜路、江汉桥,才感到膝盖处有疼痛隐隐传上来。

到了江汉桥,是个小上坡,桥面上全是黄色的背影,甚是壮观。如果我只是一只小鸟,扑闪翅膀飞到空中,看到黄色斑点一样的人群,肯定为之一振。可惜我不是小鸟,只好随着人流向前奔跑。

我和尘土约好,跑到长江大桥桥头,大约是7公里,在那里走一段路。还有的话,我没说出口。我想,跑到桥头,我就不再跑了,慢慢走过去,过了桥无论时间早晚,我都要放弃比赛了。

在鹦鹉大道和龟山南路,路边摆满补给品,大学生志愿者们不停地呐喊助威。跑到钟家村的时候,路边停着几辆救援车,我的腿一下子就软了,真想直接坐上去。可尘土仍在前面跑,志愿者们就在眼前加油,怎好意思当逃兵?我只好找个补给点,喝了一小杯水,又拿湿海棉把脸擦擦,继续追着尘土而去。

上了长江大桥,天空飘起雨丝,打在脸上凉丝丝的。江风也大起来,原本汗津津的身体竟然觉得有些冷。此时已跑了7公里多,桥面上的选手稀疏了一些,有的干脆停下来拍照,有的放慢了速度。我和尘土也开启步行模式。

风呼呼吹着,雨丝弥漫,模糊了江岸,对面黄鹤楼若隐若现。我走在长江大桥上,仿佛独行在人造罕至的陌生之地。我忽然产生了奇怪的念头。我是谁?为什么要在这里走?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什么也不是。后来,我成了儿子,又成了哥哥、丈夫、父亲,我活成了各种角色,却唯独没有我自己。自己呢?我不知道。也许迷失在路途;也许,幻化出无数分身,潜藏在那么多身份之中。

我跟尘土说,你先跑吧,按自己的节奏跑,我再走一会儿。这时候,膝盖的疼痛已到了难忍的地步,步行尚可,只要抬腿跑一步就钻心地疼。“还是一起跑吧,现在时间还早。”尘土似乎看透我的心思,打消了我当逃兵的念头。

我在想,我到底是谁?我无非是一堆元素和物质的因缘聚合,莫名其妙地成为这个世界上具有独立思维的人,又莫名其妙来到这里,成为数万马拉松参赛者中的一员。若干年后,我不存在了,但构成我的物质和元素不会消亡,它们将以不同的形态继续存在于世。也许,因缘际会让它们再次形成,成为一个像我一样的人,又因缘际会去参加马拉松。也许,他(她)也会产生我这样奇怪的念头。只是,他(她)绝对不再是我。那个在马拉松赛道上奔跑的人,以后还会在各种赛道上继续跑下去,至于性别、民族,还是名字、年龄,其实已不再重要。

这样想着,我再次感到生命的神奇。我忍着疼痛,试着又跑了几步。我发现,当我忍痛跑出一段路,疼痛就会渐渐减轻,我又可以不紧不慢地在赛道上跑下去。

下了长江大桥,我们转过一个弯,来到武昌临江大道。与汉口相比,路旁的观众明显少了,但热情不减。特别是补给点的志愿者,甚至更加热情、更富激情。“您已跑过15公里,加油!胜利就在前方。”“快了,坚持就是胜利。”他们的呐喊声如战鼓,一声声撞击着我的心灵。

16公里,17公里,18公里……终于来到沙湖大桥。越过沙湖大桥,就是终点。前方,海潮般的呐喊声淹没了一切。我和尘土对视一眼,加快速度冲入人群。

上桥之后,我们再次开启步行模式。“刚过10点钟,时间还很多。”尘土说。

我们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在沙湖大桥上。我明显地感到,右腿已不听使唤,膝关节像要脱节一般。但对岸巍峨的高楼、雄浑的电影乐园,催促着我们,咬紧牙关又跑起来。

下了沙湖大桥,我们加快速度,做最后冲刺。距离终点只有不到一公里了,我当这双腿不是我自己的了,机械地抬腿、迈步,一边跑,一边迎着路边传来的助威声和呐喊声。我仿佛看到了一前一后的两个我,前面的我积攒仅剩的力气,做最后冲刺,后面的我如释重负,仿佛终于孕育出了一个新的我。

过了楚汉路,是烟霞路。这段路我经常走,再过去就是书卷路,已到了省图书馆跟前。远远地看到终点处的拱门了,胜利在望。

冲刺,冲刺!

迈过终点拱门的刹那,我回头看去,距离我一米多远处,那个戴着沉重枷锁,精疲力竭的旧我,缓缓停下了脚步。他坦然地笑着,朝我挥挥手,示意我继续向前冲。“我不能陪你了。”他做着口型,身影已然消散在薄薄的雾霭中。

那一刻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那个人了。我转过身,且带着他的祝福,跨过拱门,踏上新的路。